

川
島
芳
子
與
溥
儀

●劉百非

日軍凶餒構成禍胎

日、俄戰爭（明治三十六年、一九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明治三十八年一月。）日本海、陸軍全勝，俄國慘敗，戰爭結束後，日本陸軍總指揮官乃木希典大將說：「戰爭是小學老師打贏的」。

緣由是日本自明治天皇起，就把俄國當成假想敵，日本國民自童年一進學校，即受著仇視俄國的教育薰陶，這種思想成了每一個日本人的血液，所以能够在對俄作戰時，視死如歸、勇往直前。至於對中國更鼓勵征戰，小學教師公然說謊，凡是在豐臣秀吉時代騷擾過的中國地方都說成是日本原有領土，應予收復。侵略中國蔚成日本全國瀾漫的風氣，為朝野上下、軍民人等所共識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（一九一四——一九一八年）

後，日本國力迅速膨脹，一躍而為世界三大強國之一，日本人登時昏了頭、昏得瘋狂而囂張，好像現在電影裏美國打西部情節的強徒，任意放鎗，任意欺凌他人。這種情形，因中國正處於軍閥

內戰時期，尚無暇他顧，對俄國的史達林來說，却芒刺在背、寢食難安，於是乃靈敏的反應指示駐東京的大間諜蘇魯幹聯合尾崎；推動日本侵略中國，把日本猖獗的凶焰引往中國大陸，以減輕蘇俄防禦上的壓力。

尾崎是共產黨員，時任近衛文麿的機要秘書，日本全國的重要軍政資料，全得窺覽；其如何影響近衛文麿，引導政治走向，頗收事半功倍之效。因此侵略中國，有四種力量在日本全國明暗的鼓動：一、是蘇俄暗中鼓動。二、是政治元老鑒於軍人過份囂張，已構成禍胎，想把這批不逞之徒安排到國外去，免除國內的政治危機，師法豐臣秀吉的故技。

早在日本天正十三年（一五八五）豐臣秀吉平定國內，於東海、東山、北陸諸道用兵之際，告訴外國傳教師，將要征伐明朝（中國）的雄心壯志。豐臣秀吉不但是要征服中國朝鮮而已，且有自東洋到南洋一律征服的大抱負；完全類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日本所倡導的大東亞共榮圈主義。豐臣秀吉雖然平定全國，但有實力的軍頭，如織田信長等並不甘心臣服。豐臣秀吉為消耗諸將

之實力於外，以謀國內的和平，首先用兵於朝鮮，進而與中國交戰。這種歷史沿傳下來，素被日本的野心家及淺見政客所奉為圭臬，逮及昭和年間，承明治維新的餘緒，接收了明治維新的文明，也接收了明治廢藩平定全國所隱藏的遺毒，有些政治元老就想仿效豐臣秀吉的辦法，來減輕內部的不安。

三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，使日本的資本主義過份的膨脹，日本參戰後，在軍事上沒有什麼消耗，在經濟上却把市場推廣到世界各地，尤其是把老財閥三菱、三井、佳友等家捧上世界性的地位，而東京、大阪、名古屋各大都市的大小商人，無不腰纏累累，發了戰爭財，積蓄了龐大資金；人類總是貪得無厭的，弄錢是沒有滿足的時候，商人們都嚐到了戰爭的甜頭，中國市場廣大，早視當然畜牧之地。偏在這時中國北伐成功，全國統一，政府實施革命外交，人民反日，抵制日本貨物，日本商人眼見煮熟的鴨子要飛掉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乃於明於暗支持侵略中國的戰爭。

四、是中國滿清的遺老遺少，還有許多冥頑不靈的份子，幻想着借兵勤王，藉外力匡復滿清

王朝，重享福貴尊榮，明着以川島浪速和川島芳子公開活動，暗中以肅親王及鄭孝胥爲代表，募集基金，在日本透過頭山滿，橫加煽惑鼓吹；日本是唯恐中國不亂，既有內應，自然樂得配合，於是也形成一種侵略中國的力量。

昭和二年（一九二七）四月，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繼民政黨執政，兼攝外相，以森恪任次官。田中義一是長州藩閥的紅人，歷任軍部要職，曾主持一九一八年八月西伯利亞出兵。森恪爲政友會中堅份子，素與軍部極端份子通聲氣，相勾結。田中與森恪臭味相投，均主張對中國採取強硬態度，一反過去政友會自由主義的溫和合理對外政策。

昭和六年（一九三一）四月，正是塞上花開如錦，柳煙競縷的季節，在大連召開了「東方會議」；川島芳子也是與會者之一，近衛文麿特從東京趕來祕密的參加，會議的主旨在策劃向中國東北展開外交攻勢。並於會議前後，發表了著名的「田中奏摺」。

田中奏摺，主張日本佔領中國東北，以及全部中國大陸，進一步稱雄世界。這正合了各與會人員的胃口，決定照摺實施。日本雖一再否認田中奏摺，謂係中國破壞日本的偽造，但日本無法否認此後連續發生的事件，均與奏摺中所言相吻合，這不啻是做賊不打自招，怎能拭去各國對該田中奏摺的疑惑呢？

張學良自繼乃父掌握東北實權後，川島芳子即奉日本大本營之命，向張學良大事獻媚，期能在張學良身上得到情報資料，進而影響張學良的

動態。詎料其時張學良正與趙四小姐在熱戀中，同時與日本有不共戴天之仇；國仇家恨，對川島芳子的東洋調，至爲反感，並且公開排日，趕建南滿鐵路平行線，加緊修築葫蘆島，以與大連相對抗。

極端份子東北生事

川島芳子在瀋陽與北平晃盪了幾個月，連張學良的邊都未碰到；女人因妒生恨，甚感沒有面子，回到軍部加油加醋，對張學良大事誣蔑。日本軍部益發坚定了侵略東北的野心。

對於侵略中國，日本是全國一致的，方式則分爲兩派，大體上說一派主張蠶食，一派主張鯨吞。主張蠶食的以西園寺公望爲首的文人居多，主張鯨吞的以關東軍爲主導的少壯軍人皆屬之。其時濱口首相被刺，若槻繼任，雖仍掛着民政黨內閣的招牌，但已虛弱無力，看着少壯軍人的拔扈囂張，除了拱手旁觀，只有合污同流。隨著萬寶山事件（關東軍唆使朝鮮人排華，肇致很多我國同胞的死亡。）和中村大尉被暗殺事件又相繼發生。中國政府遂派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負責交涉，日本由重光葵出面共同協商，關東軍唯恐事件平息，派出川島芳子參預監視，川島芳子化裝成女侍隨同工作；宋子文與重光葵合作良好，共赴東北，根據現地調查，以便草擬解決方案。宋子文自南京出發，道經北平，晤張學良，勸其暫時忍耐，改變對日態度，再轉赴大連，與當時滿鐵總裁內國康哉與重光葵，鼎座協議，作成解決東北問題的基本方案。這些情形都被川島芳子刺探

的一清二楚；眼看事情要不了了之，關東軍的全部陰謀落空，當即與關東軍主要參謀（筆者按：日軍組織分指揮與參謀兩個系統，所以參謀之權力很大。）與軍務局永田軍事課長，共謀對策，決定提前發動佔中國東北軍事行動。

追溯源起，侵略中國東北應由三月事件開始。緣昭和六年（一九三一）三月，日本國會上呈勞動組合法案，大川（大川周明博士右傾思想理論家，擔任滿鐵調查主任，對國內外各種問題，蒐集資料甚豐，著作亦多。）策動民間左右翼團體，動員萬人，預備向國會請願，爆發政民兩黨本部及首相官邸。各隊配屬幹部，攜帶刀劍藉以對抗警察，並且動員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，包圍國會，強迫若槻內閣總辭，成立清一色的軍人政府，推宇垣一成大將爲首相，硬要黃袍加身。可是宇垣未爲所動，其計劃隨即洩漏，不得不自動撤銷。

軍部右傾極端份子們，對於國內工作既未能如願以償，因而決定向國外生事，找尋可欺的對象，中國東北的奉天乃首當其衝。關東軍將放在旅順的要塞砲，祕密運置奉天駐軍兵營。大川周明輩對東北問題，要求積極行動的宣傳也同時展開；土肥原賢二大佐，旅行中國各地刺探軍情；川島芳子利用以前王族關係，活躍於中、日兩國軍政高階層社交間，攫取消息；關東軍的軍事演習晝夜不息。

川島芳子推波助瀾

日本外務省見局勢不穩，對局勢的推移，倍

加密切注意。駐奉天的林總領事當將危機緊迫情形，電告日政府，幣原外相拿着林總領事的電報，要求南陸相妥善處理。南陸相即派建川少將赴東北，轉飭關東軍自重；關東軍一得到消息，馬上用專機將川島芳子送回東京。川島芳子巧妙的與建川少將同行；川島芳子使出混身解數，擺弄得建川少將暈頭轉向。川島芳子是日本軍政兩界的名女人，其知名度高出建川少將若干倍，早就為建川所欽羨，今竟相偕同行，心想這也許是祖宗有德，不由得骨頭就輕了四兩；川島芳子嗚呼嗚呼的滿口東京話，聽來呢喃入耳，自較建川少將的粗硬九州話動聽。建川昏昏淘淘的口水直流，一切均以川島芳子之命是從。

建川少將不是不知道天皇的意旨——是要關東軍勿作軌外行動。可是他已被川島芳子迷住了，迨得一到釜山，川島芳子就撒嬌的說：「有事需到朝鮮軍司令部探訪一下，你上命緊急，先走好了。」建川少將剛得入巷，那裏肯先走，遂說：「也不差一兩天，我陪你好啦。」川島芳子還故意嬌情的說：「不要啦，你公事要緊啊！」終於在川島芳子半推半就的情形下，在漢城停留了兩天，等到了奉天，已經是昭和六年（中華民國二十年，一九三一）九月十八日下午一時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少將（九一八以後才升中將），早已得到川島芳子的情報，未容建川少將多說，當即接往南滿站「春之園料亭」飲酒洗塵，並在川島芳子率領下，由五、六個藝妓分別侑酒；本莊繁在旁吹捧敲邊鼓，席間杯觥交錯，琴絃嗷嘈，藝妓歌聲舞影，粉香亂飛，建川少將有生以來

也未見過這種場面，不禁酣然大醉。什麼王命任務，盡皆拋諸腦後，甜蜜的進入夢鄉——。本莊繁眼見機不可失，為爭取時間，於十時三十分命令田新太郎大尉率人炸毀了柳條溝鐵路一小段，關東軍立即喧囂誣賴中國人所為，應膺懲暴「支」（支那乃日人對中國之輕蔑稱呼）；五分鐘後，北大營落下了第一顆炮彈，於是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幕。

日本人愚蠢的吞下了一顆定時炸彈（日本幣原外相語），也是我東北五千萬同胞六十年來苦難的開始，造成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災禍，迄今猶未止，筆者離家五十七年，言之痛心，不禁握筆淚下。

當奉天北大營槍砲齊響，正打的火熱的時候，宋子文與重光葵同行，預定於九月二十日再從上海循海道北行，並已訂好艙位；詎料此項方案，已來不及挽救危局。因為瀋陽事變已經爆發了，宋子文為之氣結，重光葵仍不稍餒，擬與宋子文共赴現場，圖將此事變限於局部，勿再擴大。但在等候日本政府訓令期間，關東軍的瘋狂軍事行動，如火燎原，燒遍了東北每一個角落，益發不可收拾。

中國政府方面，認為此案已無和日本談判的餘地，終於召回宋子文，提出聯合國，中日間的外交措施，乃不得不告停止。九月十九日凌晨，建川少將一覺醒來，見身畔擁著一個裸體美女，細皮白肉，風情千種，經過一番繃繆，登時想起尚有任務未了，急急起床，盥洗穿戴，直赴關東軍司令部，晉見本莊繁司令官，宣達天皇意旨；

此時北大營尚有戰鬥，司令部內進出匆匆，人仰馬翻。本莊繁立時對建川少將隆重接待，說中國軍隊挑釁，已經佔領奉天；皇命太遲，無法奉行。建川少將當場目瞪口呆，悔恨不已，接受了一席送行宴，也未見到川島芳子的影子，意興闌珊的銜羽而歸。

嗚使溥儀粉墨登場

「九一八事變」後第二天，石原莞爾，板垣征四郎，建川美次和川島芳子等四人辯論了一夜，最後決議利用溥儀為過渡時期的傀儡政權計劃；由川島芳子偕同土肥原賢二執行。九月二十二日，土肥原奉命提出以日本為盟主的滿蒙五族共和國計劃——溥儀為首領，另設吉林、洮索、熱河、東邊道、哈爾濱五鎮守使。偽「滿洲國」的藍圖就此決定。

十月四日，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又和朝鮮總督宇垣一成、滿鐵總裁內田康哉協商，擬訂「滿蒙三原則」，並請宇垣一成和內田康哉回國，向日本各界說明關東軍的主張。十月七日，土肥原從瀋陽轉往天津，祕密進行規持溥儀的陰謀。溥儀時住天津日租界張園，土肥原去了兩次未見到溥儀，都是與一些遺老陳寶琛輩談的，這些老頑固，滿嘴詩云子曰，自然不得要領；某次見到了溥儀，溥儀推到鄭孝胥身上，請土肥原與鄭蘇戡談談。其時鄭孝胥尚有書生本色，不肯下海當漢奸，一蹉跎下來十幾天，毫無進展；土肥原心焦火燥的坐立不安，最後急電川島芳子前往協助。川島芳子要見溥儀那是易如反掌，經與土肥

原稍一研究，即直赴張園；川島芳子論起來，與溥儀係屬堂叔兄妹，進出自不需傳達通報。川島芳子對溥儀說：「日本人許諾給溥儀當皇上，進一步出兵協助恢復我大清王朝，統一全國，這是我們復興的唯一好機會，豈容輕易錯過。」溥儀遂被說動了心，即囑川島芳子去與鄭孝胥詳細商議。川島芳子又鼓起如簧之舌，將鄭孝胥說服，即於十一月二日安排土肥原與鄭孝胥會商溥儀出走計劃。土肥原允諾溥儀為皇帝，並誓言成功之後，「新國」政治、軍事、外交均可自行處理，日本絕對不作任何干涉，並在財政上援助「新國」。聽得溥儀與鄭孝胥等一般親近遺老十分開心，構成一幅美麗遠景的幻夢。

十一月十一日，晚飯過後，溥儀帶着皇后婉容、皇妃文綉，以及鄭孝胥、太監、宮女都化妝成日本人，一行將近二十人，浩浩蕩蕩的，在土肥原策劃下逃出天津寓所，登上升火待發的汽船，駛往營口，旋被安置在旅順。

安國女兵一敗塗地

民國二十一年（昭和七年、一九三二），滿洲最高行政委員會成立，次日，發表「建國宣言」，二十五日，發表新國組織大綱，改長春為新京，推派代表三次向溥儀勸駕，溥儀少不了扭扭捏捏，裝腔作勢一番。三月九日，偽「滿洲國」這齣醜劇正式在長春上演。溥儀初當「執政」，年號「大同」，該年即為「大同」元年，鄭孝胥當了國務總理大臣，東邊道鎮守使于芷山當了治安部大臣，一千大小羣奸，紛紛粉墨登場，俗諺

說：

「會說日本話，就把洋刀跨。」剃頭的，車站賣便當的都當了縣長。柳河縣長是瀋陽一家日本洋行拉洋車的，標準山東粗人，一生未坐過椅子，平常休息，都是蹲在地上，如有應酬赴宴，就蹲在椅子上。

大同三年，溥儀正式「登基」當了「皇帝」，改年號為「康德」，該年即為「康德」元年。

不論皇帝也好、大臣也好，都是虛有其表，真正當家作主的是最高顧問多田駿中將。多田駿是川島芳子的乾爹，也是老奸頭，有了這種背景，川島芳子身價立刻不同；中日兩方人士當然也另眼相看。

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後，中國全國抗日運動風起雲湧，東北各地人民，不分土農工商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拿起武器，對侵略者日本帝國主義，進行血肉相拚的游擊戰，使日軍疲於殺逐，關東軍乃以二十萬元銀洋買通張海鵬；變節當了漢

奸，為關東軍打前鋒。張海鵬雖然當了漢奸，所屬官兵畢竟還是中國人，平素即與游擊隊暗通聲氣，一經接戰，即行逃散，很令日本人洩氣。於是川島芳子乃撒嬌撒痴的向多田駿說：「乾爹你只要給我三千人的裝備經費，我自行招兵買馬，成立安國軍，不要三月就可將游擊隊全部肅清。」

多田駿經不住川島芳子的纏磨，就同意撥了三千人的武器裝備給她。

川島芳子乃煞有介事的，在瀋陽成立了「安國軍司令部」，川島芳子身着男人軍裝，配戴少將階級，足登墨亮的馬靴，手持馬鞭，聲威赫赫，不可一世，而所吸收的士兵則都是地方上的無業遊民，散兵游勇；訓練了半年多，決定要表演一手，迫開赴前線，在通化縣駝駝壘子山邊，被唐聚五全部殲滅。使川島芳子一蹶不振，川島芳子垂頭喪氣的，看來帶兵作戰，不是她的所長，從此在偽滿洲國也就銷聲匿跡，被上級調赴華北。（未完待續）

編輯報告

編者

- △本誌二六五期七三頁「數學奇才華羅庚」作者王應瓊先生現任明新工專教授，特此更正。
- △本誌二六五期第七頁下段照片右二為陸徵祥，後排左二為施肇基，承一位退伍軍官讀者來函補正，特此誌謝。
- △鈕長耀教授，吳伯卿先生等的大作，因排校不及，延至下期刊登，敬請讀者期待。
- △本誌二六六期第六頁插圖①為作者劉太希教授②為國學大師黃季剛遺照，特此更正。